



《森林與老爺爺》

繪本作家鄧慧雯與父親因巴金森病重新相處

採訪／趙瑜玲、彭啟桓 撰文／彭啟桓、曾宇婕

「那段時間裡，我試著去回想、認識父親的價值觀。」
父親罹患巴金森病後，鄧慧雯才有機會與沉默的父親「再相處」。
《森林與老爺爺》這本書，是她送給父親最後的禮物。

鄧慧雯眼中的父親，始終嚴謹、寡言，臺大森林系畢業後便投身於南投臺大實驗林的工作，此後近四十餘年，都將人生奉獻給了山林，少有與家人長時間相處的時光。這也使得鄧慧雯在父親確診巴金森病、需要長期照護的階段裡，深刻感受到自己與父親的距離有多麼遙遠。

父親病發 家人與生活的改變

變化都是從細微處開始的。七年前，經歷

一場幸運僅受輕傷的車禍後，父親發覺自己的動作變得遲緩，夜裡也持續睡不好，生活經常感到焦慮。就醫後，醫生評估認為是輕微的憂鬱症。子女們都以為是退休造成的情緒問題，應無大礙；加上居住地相距甚遠，只能透過簡單的電話聯繫來知悉父親的生活近況，並沒有警覺到，退化性神經疾病已悄悄來襲。然而，父親在短短一年內情況加重，直到輾轉至臺大醫院，才確診為進程快速的「非典型巴金森病」。

對於父親的病，家中最無法接受的，是與他牽手一生的母親。她不瞭解巴金森病，更不知該如何照護巴金森病人。面對父親，母親大半的時間感覺迷惑，甚至痛苦，她仍認為父親的病不過是「心理因素」造成的。儘管後來父親因病程快速惡化、連溝通都出現問題，母親的態度漸有改變，「但其實一直到爸爸過世，媽媽都還有點不能接受。」鄧慧雯回憶著父親病中與母親的相處，難掩遺憾。

與父親「重新相處」 用繪本「珍藏記憶」

鄧慧雯記憶中的父親，是個性格嚴謹的人，



鄧慧雯溫暖簡單的筆觸，描繪老爺爺對森林的關愛之情。

加上在外地工作的關係，她幾乎沒什麼時間與父親相處、談心，而父親向來也不曾主動提起與自己有關的事。

「一直到爸爸病發後，有一次，他突然說想見見在中國的弟弟。為了聯繫這位『叔叔』，父親才稍微提到過去的往事。」父親祖籍在中國，經歷國共內戰的動盪，輾轉流離至香港，最後來到臺灣唸書、成家立業；這期間，他都是隻身一人。曾問過父親，還有沒有其他想見的家人？臥病在床的父親透過片段的單字及神情表示，沒有其他家人了，他就是自己一個人。雖是寥寥幾句，卻是嚴肅的父親難得吐露心聲的時候。

由於父親病程快速，到後期，母親已無法負荷照護的責任，家人決定將父親轉往養護中心。起初父親感到抗拒、排斥，但深知自身狀況的父親也十分明白，這是一個對大家而言都較輕鬆的選擇，因此最後仍坦然接受。回想發病初期，父親積極配合醫師指示、接受治療，不願給妻小添麻煩——這一切，透露出父親在嚴肅威儀之下，其實深藏著對家人的體貼之心。

父親的發病，使子女們有機會與父親「再相處」。全家人嘗試著每一個重要節日都必須相聚，珍惜相處的時光；然而，隨著病情逐漸嚴重，父親的表達能力越來越差，言語破碎，甚至到最後只能以神情與人溝通時，鄧慧雯才驚覺，關於父親，她終究來不及知道更多。

經過一番考慮，鄧慧雯決定以擅長的繪畫來為父親留下紀念。憑著對父親工作的想



鄧慧雯和父親一起下跳棋，珍惜與父親相處的時光。



全家一同出遊，在空氣清新、視野良好的山間合照。

像，慧雯創作出《森林與老爺爺》這本繪本。故事裡，老爺爺漫步於森林中，問候花木、拜訪松鼠、在燦爛星空下悠閒度日……字裡行間、圖畫之中，都透露出慧雯對父親的感懷。

繪本完成以後，慧雯在病床邊與父親翻閱、分享，在女兒溫婉的嗓音裡，安靜聆聽的父親眼中隱約浮現了光芒。經過這麼多年，他們在這一刻，找回了相處的方式。

期待一個「平常心」的社會氛圍

2015年底，父親病逝，享壽79歲；鄧慧雯決定將《森林與老爺爺》付梓，這是她對父親說再見的方式，將回憶分享給眾人，藉由文字與圖畫的引導，一同紀念、緬懷父親。

鄧慧雯回憶照顧父親的這六年時光，內心諸多感慨；無論是與父親的告別，或是在

照護過程裡感受到的壓力。鄧慧雯表示，這「壓力」往往不是家人間的不諒解，大多數時候，其實是外界異樣的眼光對病友及家屬形成身心上的壓力。「例如，坐輪椅是很常見的事，但出門時還是會有人一直在看，這就讓人覺得壓力很大。」除此之外，大環境中仍少見對身心障礙者友善的設施，大大降低病友外出的意願，因為出門勢必得麻煩照顧者，久而久之，兩方的耐心都會被消耗掉，就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。

事實上，病友及家屬所需要的，只是一個「平常心」。除了行動上的不便，他們與常人無異，同樣擁有健全的心靈，同樣期待美好的事物。大眾無須使用異樣的目光，只要態度溫暖、善良，對病友來說都是一種良藥。訪談最後，鄧慧雯也提到：希望這個社會能再更加地接納障礙者，塑造一個更包容、美好的環境。